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型世言上

(明) 陆人龙

笔落风雨说善态炎凉
描不尽三教九流众生相
思凝血泪述人情冷暖
写不完男男女女人间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导 读

《型世言》全称《崢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》，十二卷四十回，约四十一万余字。藏于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。奎章阁原是由朝鲜第二十二代国王正祖创建于1776年的宫中图书馆，其中收藏中国明清时期的小说就达一百余种。韩国“乐善斋文库”中有《型世言》十五回节译本。此书在国内亡佚已久，1987年前后，方在韩国发现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于1992年将此书和在法国巴黎发现的插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。

作者陆人龙，字君翼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生卒年未详，约生活于明朝中晚期。他除撰有此书外，尚著有小说《辽海丹忠录》。他曾协助其兄陆云龙选评、刊刻过多种书籍，斋名崢霄馆。《型世言》约刊刻于崇祯五年（1632）。其中每回前的序、回后的评以及眉批、夹批皆由陆云龙撰写。

这是一部明代拟话本集，每回是一篇短篇小说，演说一

型世言

个完整的故事。其中有一些回目取之于旧材，但叙述的多是明代的现实生活。它立足于明代社会的视角，将前人笔记（多用文言写成）中所记载的史实或故事，予以较多的补充和发展，使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完整，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充实。

《型世言》的“型”，本义是土做的模型，引申为规范、典范。作者写作此书的用意在于规范世人的道德品行，用以警醒世人。由于此书以描写明朝当代的世情、故事、人物为主，因而有一定的认识价值，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晚期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些真实面貌。

这部小说集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，其中融汇了一些民间传说。如第一回写尚书铁铉，在永乐帝起兵靖难时，他率领人马在济南正行抵抗，后兵败被杀。他的两个女儿也被下入教坊。又如第八回写永乐帝以靖难为名攻破南京，建文帝在宫城将破之时，扮成僧人出逃，有义士程君楫授为编修，陪侍出亡，四海云游。建文帝至年老之时方回到京师，暂住大兴隆寺，而程君楫则随胡僧远游。

全书有相当多的篇幅揭露了官场的腐败黑暗，官吏的贪污残酷。如第十四回写元末名士王冕，赎出了好友卢大来的长女，又助资使其扶父柩回到杭州。又北上京城，拜见宰相脱脱，使无辜身陷囹圄的刘伯温出狱，又助左丞李文忠平定张士贵。其中深刻地揭露了各级官吏“不晓政事，一味要钱的，这是贪官；不惟要钱，又大杀戮，这是酷官”。第二回“引子”中说，“只是近来官府糊涂的多，有钱的便可使钱，外边央一个名色份上，里边或是书吏，或是门子，贴肉搨，买了问官”。这就是对当时官府的写照。书中还揭露了科考

导 读

做弊，考官纳贿（第十六回）；还描写了官员的荒淫无耻，不少官员好男风，玩弄少男，反而因此结交上司，得以升官。

最后三篇写妖异故事，也是讽世之作。如第三十八回写米商蒋日休与狐精相恋的故事；第三十九回写蚌精与蛟相斗，危害地方。尚夏维喆治水，祭檄文杀之。这些故事也都寓有惩恶扬善之意。

《型世言》以宣扬忠臣、义士、烈女为主调，第十四回歌颂十四岁的少女妙珍割臂肉为祖母医病，又刳肝疗救祖母。

这部小说有少量的性描写和僧人的淫乱，清政府认为它们诱引人的情欲，故禁之。

（青 叶）

目 录

上 册

第 一 回	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 (1)
第 二 回	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 (23)
第 三 回	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 (36)
第 四 回	寸心远格神明 片肝顿苏祖母 (54)

型世言

- 第 五 回 淫妇背夫遭诛 (66)
侠士蒙恩得宥
-
- 第 六 回 完令节冰心独抱 (81)
全姑丑冷韵千秋
-
- 第 七 回 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(99)
王翠翘死报徐明山
-
- 第 八 回 矢智终成智 (117)
盟忠自得忠
-
- 第 九 回 避豪恶懦夫远窜 (133)
感梦兆孝子逢亲
-
- 第 十 回 烈妇忍死殉夫 (152)
贤媪割爱成女
-
- 第 十 一 回 毁新诗少年矢志 (163)
诉旧恨淫女还乡
-
- 第 十 二 回 宝钗归仕女 (179)
奇药起忠臣
-
- 第 十 三 回 击豪强徒报师恩 (191)
代成狱弟脱兄难
-

目 录

- 第十四回 千秋盟友谊 (205)
双璧返他乡
-
- 第十五回 灵台山老仆守义 (217)
合溪县败子回头
-
- 第十六回 内江县三节妇守贞 (232)
成都郡两孤儿连捷
-
- 第十七回 逃阴山运智南还 (243)
破石城抒忠靖贼
-
- 第十八回 拔沦落才王君择婿 (258)
破儿女态季兰成夫
-
- 第十九回 捐金有意怜穷 (273)
卜屯无心得地
-
- 第二十回 不乱坐怀终友托 (285)
力培正直抗权奸
-

下 册

- 第二十一回 匿头计占红颜 (299)
发棺立苏呆婿
-

型世言

- 第二十二回 任金刚计劫库 (315)
张知县智擒盗
-
- 第二十三回 白镪动心交谊绝 (330)
双猪入梦死冤明
-
- 第二十四回 飞檄成功离唇齿 (344)
掷杯授首殪鲸鲵
-
- 第二十五回 凶徒失妻失财 (358)
善士得妇得货
-
- 第二十六回 吴郎妄意院中花 (371)
奸棍巧施云里手
-
- 第二十七回 贪花郎累及慈亲 (387)
利财奴祸贻至戚
-
- 第二十八回 痴郎被困名缰 (408)
恶髡竟投利网
-
- 第二十九回 妙智淫色杀身 (424)
徐行贪财受报
-
- 第三十回 张继良巧窃篆 (442)
曾司训计完璧
-

目 录

- 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 (457)
薄幸夫空有千金
-
- 第三十二回 三猾空作寄邮 (473)
一鼎终归故主
-
- 第三十三回 八两银杀二命 (486)
一声雷诛七凶
-
- 第三十四回 奇颠清俗累 (499)
仙术动朝廷
-
- 第三十五回 前世怨徐文伏罪 (512)
两生冤无垢复仇
-
- 第三十六回 勘血指太守矜音 (527)
赚金冠杜生雪屈
-
- 第三十七回 西安府夫别妻 (541)
邵阳县男代女
-
- 第三十八回 妖狐巧合良缘 (555)
蒋朗终偕伉俪
-
- 第三十九回 蚌珠巧乞护身符 (570)
妖蛟竟死诛邪檄
-

型世言

第四十回 陈御史错认仙姑 (582)
张真人立辨猴诈

第一回

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

不兢叹南风，徒抒捧日功。
坚心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
令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空。
九疑遗二女，双袖湿啼红。

大凡忠臣难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重，一时激烈，也便视死如归，一想到举家戏辱，女哭儿啼，这个光景难当，故毕竟要父子相信。像许副使逵，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，流贼刘六、刘七作反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府州县官或死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贼，超升佥事，后转江西副使。值宁王谋反，逼胁各官从顺，他抗义不从，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”解下腰间金带打去，众寡不敌，为宁王所擒，临死时也不肯屈膝。此时他父亲在河南，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，杀了一个都堂、一个副使。他父亲道：“这毕竟是我儿子。”就开丧受吊，人还不肯信他，不期过了几时，凶报到

型世言

来，果然是他死节。又如他同时死的是孙都堂燧。他几次上本，说宁王有反谋，都为宁王邀截去了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宁王反谋已露，欲待伐他，兵马单弱，禁不得他势大；欲待从他，有亏臣节，终夜彷徨。在衙中走了一夜，到五更，大声道：“这断不可从。”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，只剩得一个公子、一个老仆在衙内。孙都堂走到他家房里道：“你们好睡，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么？”公子道：“知道。”孙都道：“你知道些甚么？”公子道：“为宁王的事。”孙都道：“这事当怎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已听见你说从不了，你若从时我们也不顾你先去。”孙都却也将头点了一点。早间进去，毕竟不从，与许副使同死。忠义之名，传于万古。

若像靖难之时，胡学士广与解学士缙同约死国，及到国破君亡，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，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：“曾喂猪么？”看的人来回复，解学士笑道：“一个猪舍不得，舍得性命？”两个都不死。后来解学士得罪，身死锦衣卫狱。妻子安置金齿。胡学士有个女儿已许解学士的儿子。因他远戍，便就离亲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从，割耳自誓，终久归于解家，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。又像李副都上实，平日与宁王交好，至将反时来召他，他便恐负从逆的名，欲寻自尽。他儿女贪图富贵，守他不许。他后边做了个逆党，身受诛戮累及子孙。这便是有了不肖子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谁似靖难时，臣死忠，子死孝，妻死夫。又有这一班好人，如方文学孝孺，不肯草诏，至断舌受刚，其妻先自缢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女，黄侍中观的妻女，都自溺全节；曾风韶御史夫妻同刎；王良廉使夫妻同焚；胡闰少卿身死极刑，其女发教坊司二十年，毁形歪面，终为处女。真个是有

第一回

是父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铁尚书，挺挺雪中松柏。他两个女儿莹莹水里荷花，终动圣主之怜，为一时杰出。

话说这铁尚书名铉，河南邓州人。父亲唤做仲名，母亲胡氏，生这铁铉。他为人玮括卓犖，慷慨自许，善弓马，司韬略。太祖时，自国子监监生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。皇侄孙靖江王守谦，他封国在云南，恣为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杀平民，强占人田宅子女。召至京勘问，各官都畏缩不敢问。他却据法诘问，拟行削职。洪武爷见他不苟不枉，断事精明，赐他字教做“鼎石”，后来升作山东参政。他爱惜百姓，礼貌士子；地方有灾伤，即便设处赈济，锄抑强暴，不令他虐害小民；生员有亲丧，毕竟捐俸周给。时尝督率生儒做文会、讲会。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才，姓高名贤宁。青年好学，文字都是锦心绣肠，又带铜肝铁胆，闻他未娶，便捐俸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。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，丁忧，此事遂已。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。在任年余，军民乐业。恰遇明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，铁参政制了冠带，率领两个儿子福童、寿安，两个女儿孟瑶、仲瑛恭父母。只见那铁仲名受了道：“我受此荣封也是天恩，但我老朽不能报国，若你能不负朝廷，我享此封法也是不愧的。”铁参政道：“敢不如命。”本日家宴不题。

荏苒半年，正值靖难兵起。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，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，他陆路车马搬运，水路船只装载，催趲召买。民也不嫌劳苦，兵马又不缺乏。后来长兴侯战败，兵粮散失，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，督兵六十万进征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給粮草，又道济南要地，雇请民夫，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，挑得异常深阔。不料李景隆累次

型世言

战败，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。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，也只得南奔。到临邑地方，遇着赞画旧同僚，五军断事高巍，两个相向大哭。时正端午，两个无心赏午，只计议整理兵马固守济南。正到济南，与守城参将盛庸，三人打点城守事务。方完，李景隆早已逃来，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。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，预将喷筒裹作人形，缚在马上。战酣之时点了火药赶入北兵阵中。又将神机铳、佛狼机随火势施放，大败北兵。永乐爷大恼，在城外筑起高坝，引济水浸灌城中。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坍堤岸，水反灌入北兵营里。明永乐爷越恼，即杀了那失事将官，从新筑坝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、户户心慌。那铁参政与盛参将，高断事分地守御，意气不挠，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塌。铁参政定下一计，教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说，力尽情愿投降。却于瓮城内掘下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于墙边，高悬闸板，只要引永乐爷进城，放下闸板，前有陷坑矢石，后又有闸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曹国公道：“奉旨不许杀害，似此恐有伤误。”铁参政道：“闸外之事专之可也。”议定。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，止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济南城降，得了个要害地方，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，不胜欣喜。便轻骑张着羽盖进城受降。刚到城下，早是前驱将士多掘下陷坑，成祖见了，即策马跑回城头上。铁参政袍袖一举，刀斧齐下，恰似雷响一声，闸板闸下。喜成祖马快，已是回缰，打不着。反是这一惊，马直蹿起，没命似直跑过吊桥。城上铁参政叫放箭，桥下伏兵又起，成祖几乎不保，那进得瓮城。这干将士已自都死在坑内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游天汉，赢得横尸入地中。

成祖大恼，吩咐将士负土填了城河，架云梯攻城。谁知铁参政知道，预备撑竿，云梯将近城时，撑竿在城垛内撑出，使他不得近城。一边火器乱发，把云梯烧毁。兵士跌下，都至死伤。成祖怒极道：“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贼，誓不回军。”北将又置攻车，自远推来城上，所到砖石坍塌。铁参政预张布幔，当他车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，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在上碎之，相持数月。北军乃做大炮，把大石炮藏在内，向着城打来，城多崩陷。铁参政计竭，却写“太祖高皇帝”神牌挂在崩处，北兵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射书进城招降。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，来城中赴义，也写一篇《周公辅成王论》，射出城去。大意道：“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属而有轻天子之意。爵禄可捐寄以居东之身，待感于风雷，兄弟可诛。不怀无将之心，擅兴夫斨斧，诚不贪一时之富贵，灭千古之君臣。”成祖见了却也鉴赏他文词。此时师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铁参政又募死士，乘风雨之夕，多带大炮来北营左侧施放，扰乱他营中。后来北兵门做常事，不来防备，他又纵兵砍入营，杀伤将士。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：“且回军。”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，料他必回，忙拣选军士，准备器械粮食，乘他回军，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，大败北兵，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朝廷论功，封盛总兵为历城侯，充平燕将军。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，再转兵部尚书，参赞军务，召还李景隆。

型世言

盛总兵与铁尚书，自督兵北讨。十二月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。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酹酒，大开筵席犒将士。到酒酣痛哭，劝将士尽力报国，无不感动。战时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劳。只见燕兵来冲左翼，盛总兵抵死相杀，燕兵不能攻入，复冲中军，被铁尚书指挥两翼，环绕过来。成祖被围数重，铁尚书传令，拿得燕王有重赏。众军尽皆奋勇砍杀，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，左右突围，身带数十箭，刀枪砍伤数指，身死阵中。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燕兵退回北平。三月又在夹河大战，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戮力杀死了燕将谭渊，军声大振。不料角战之时，自辰至未，胜负未定。忽然风起东北，飞沙走石，尘埃涨天，南兵逆风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。北兵却乘风大呼纵击。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，退保德州。后来北兵深入，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。铁尚书虽在济南，飞书各将士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粮草，并没一人来应他。径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归了成祖。当时文武都各归附，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以图兴复，争奈人心渐已涣散。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。

高秀才此时知道，道：“铁公为国尽力最深，触怒已极，毕竟全家不免，须得委曲求全得他一个子嗣，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。”弃了家，扮做个逃难穷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驿中得他几个钱与他做夫。等了十来日，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，他也不敢露头面，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，夜间巡逻时，在后边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乱时，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。这边救灭火，查点人时，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，大家道想是烧死了，去寻时又不见骨殖。有的又解说道：“骨头

第一回

嫩，想都烧化了。”铁尚书道：“左右也是死数，不必寻他。”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。管解的就朦胧说中途烧死，只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、二女一行解京。

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，这公子不知甚么事，只见走了六七里，到了一个旷野之地，放下道：“公子，我便是高贤宁，是你令尊门生，你父亲被拿至京必然不免，还恐延及公子，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，延你铁家一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虽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虽生向何处投奔，不若与父亲姐妹死做一处倒好。”高秀才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见你的孝处，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绝你家宗嗣，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父母，使铁氏有后，岂不是好？”铁公子哭了一场，两个同行，认做了兄弟。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虽盼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亲、祖父、母、兄、姐此去何如？怎得一消息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我意愿盗了你出来，次后便到京，看你父亲，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没有，故未得去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却何难，就这边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佣工，你自再脱身去了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你怎吃得这苦？”两个计议，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。行来行去，天晚来到一所村庄。

朗朗数株榆柳，疏疏几树桑麻。低低小屋两三间，半瓦半茅；矮矮土墙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两扇柴门扇落日，一声村犬吠黄昏。

两个正待望门借宿，只见呀一声门响，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，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，想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